

三、十月革命的背景

不管1956年十月的匈牙利革命结果如何悲惨，却总与产生了苏联与共产国际的1917年10月革命一样，对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会发生同样深远的影响。因此，全世界工人运动就有责任去了解匈牙利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将10月23日突然发生于布达佩斯的起义简单解释为美帝国主义多年来图谋倾覆匈牙利社会主义的结果，因此一笔抹煞其意义，那是错误的。无疑，美国人竭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无疑，匈牙利国内的亲美反动派，以及被派回到匈牙利去，利用这个局势的某些家伙，那是更竭尽全力想控制这个运动。这是无可否认的。但这是肤浅的与片面的解释。鉴于该项运动包括了全体90%的匈牙利人民，鉴于运动产生了如此顽强的群众性的英勇行为，而且，当我书写出这几行文字时，产业工人们还继续用强韧的罢工行动来公然反抗“工农政府”——谁能满足于这样肤浅的解释呢？

当然，《工人日报》也不可能老是满足于将运动称之为反革命，说它是反革命在“黑暗的日子里举行的暴动”（见10月25日该报）。四天之后，连《工人日报》也不得不宣布说“反革命行为与人民的正义要求乃是造成局势的两个因素”。11月13日《工人日报》称它自己最早的看法为“荒谬的”，并且承认“有大量诚实的工人出来反对政府”，“为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独立而斗争”。11月16日，报纸且引了强诺斯·卡达尔本人论及“这一伟大的人民运动”的谈话。11月19日报纸上引用塞泼尔一个普通工人的话说：

“西方不应该相信工人们的斗争是为一的要迎回霍尔第或地主们与贵族们。我们不愿意将土地或工厂或矿山交还给他们。”

这些对于匈牙利革命原因的看法，是直接和库兹尼佐夫先生的意见相冲突的，这位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于11月13日对大会说，暴动是由法西斯分子与反动派领导的，又说这是“反革命派”举行的一次“吸血的狂宴”。这些看法和卡达尔本人11月19日的声明，即说它是“一次事先精密准备军事行动”，当然也是冲突的。

显然这儿有深刻的意见分歧存在。一种观点是：当苏军第二次干涉的前夕，反动势力虽已积极活动（这事实是否可以替那二次干涉作辩解乃是另一问题），但起义主要仍然是一次真正的民众运动，是不满情绪的自行并发。另一见解则以为，暴动主要乃是一个法西斯派阴谋，是事先计划好的，它用尽方法要争取那诚实的、但被迷惑的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援。卡达尔不能将这两种见解同时保有：或者是“一次伟大的人民运动”，其中反动派的活动成分仅占次要地位；或者、是反革命派的“一次事先精密准备的军事行动”其中群众革命的成分是次要的。

说匈牙利革命就其起源与本质说，都是马克思时常称道的“真正人民革命”的一个实例，无论目击者的观察如何，这总是唯一符合于匈牙利历史事实的一个观点。自从1919年以来，尤其是从1945年以来，匈牙利历史的逻辑，使这样的一次起义成为无可避免，这好似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不可避免一样。匈牙利的十月革命早晚总要发生的，不管美国人是否竭尽全力来制造纠纷。人民不能在旧方式中生活下去了。

匈牙利历史上不曾有过民主，只有1918年年底到1919年年初那四个半月的反常时期，在卡洛里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之下，才算享受过一点点。跟着卡洛里伊政府之后成立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成立三个月后即被外国的军事干涉所摧毁，犯下严重的错误。诸般错误之一，便是它未能争取土地饥渴的农民作为同盟者；它不将土地分配给贫农与农业工人，而是将土地社会化了。这之后便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法西斯政制——前匈奥海军总司令霍尔第上将的独裁。霍尔第政制以白色恐怖开始，虐杀了成千的共产党与犹太人。据说，当时英国工党代表团调查研究了那些暴行之后，向霍尔第诉说：对白色恐怖负责的军官们未受处分，那个独裁者愤愤地回答道：“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是我最好的人！”

在霍尔第统治之下，40个富家实际拥有了三分之二的匈牙利土地。三分之一的耕地则握于980名大地主之手。在九百万总人口中，113万农民是没有土地的。职工会被禁止，人数微少的共产党在极度秘密状态中进行工作，犯着在此种工作状态中最易犯的教派主义的错误。领袖们被监禁与屠杀了。在领袖中最出名的是：麦底耶斯·拉可西。他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中担任过商业运输人民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后又改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会会长。拉可西从1925年到1940年，都是在狱中度过的，在1925、1926年及1935年都受了审判。1940年，苏联政府与匈牙利政府谈判，将几面匈牙利历史性旗帜换取了拉可西的自由，从此他便住在苏联，直至苏军解放了匈牙利为止。拉可西的坚毅是不可否认的；不过从他1945年至1956年做匈牙利独裁者的记录看，却使人怀疑到：一个在监狱中度过了15个年头，然后在莫斯科又住了五年，整个时间远离了一般人民与普通共产党员生活的人，是否还能胜此重任。他将匈牙利人民带入了灾难，且使人民对他普遍的敬爱转变成了憎恨。当七月间，拉可西已经过迟地辞去匈共党第一书记职务之时，一位布达佩斯的共产党员对我说：拉可西所以会如此下场，乃“因他从来不对斯大林说一个‘不’字。”

要否认匈牙利在解放以后所完成的许多积极的成就，那是无聊的。巨大的改建工作是执行了的，虽然时至1956年，第二次大战的后果仍旧看得见。土地改革打碎了地主们的产业，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饥饿。共有450万亩土地被分派给了40万农户。主要工业收归了公有。一直到1949年为止，生活标准都在提高。在教育、文化与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出色进步。工人们与青年们获得了休养的便利，而这些事，他们在以前是未曾有过的。

有了很多成就，这主要得归功于忠实共产主义者的自我牺牲的劳动。其中有许多，总是做两份工作，每日工作14至16小时，每周七日，如是者常达数月之久，因为熟练工人奇缺之故。我认识过一个共产党员，当某一大工厂被国有化之时，曾经工作了三天三夜，中间没有睡觉。1947年5月1日，布达佩斯的人们在大街上大跳其舞。他们觉得生活是越来越美好了。

可是生活却并不越来越好。它开始变坏了。人家犯了错误，而且还犯了罪恶。共产党领袖们并不对人民守信。他们采用的方法并非是使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发生信心，并非是信赖人民自己的创意，而是欺骗人民，是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人民蒙蔽起来，直至某些新的办法以既成事实的方式陈列于人民之前。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幸而我们有一篇很坦白的描写，是将匈牙利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全部过程加以斯大林主义理论说明的描写——这是拉可西于1952年2月20日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共产党）党务学院中所作的演说，曾刊载于1952年二、三两月合刊的《社会评论》上。这就是那篇出名的所谓“切香肠”演说，它当时曾引起《孟却斯脱卫士报》的惊惶与抨击，同时由英共党的约翰·高兰加以辩护的。如果你想知道：当人民未曾准备好革命，因而没有广大的群众支持，仅仅在国家机构中有个立足点，仅

靠政治诡计与阴谋的无限应用，以及背后依靠的苏联坦克，如何“自上而下”地来一次革命——看这篇演说真是再好没有的了。读了它，看见了匈牙利人如何被施以诡计，致使二三十年的政治发展压缩成为五年，你便懂得1956年10月23日起义的来源了。

拉可西承认，1945年的共产党并未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即使在劳动阶级中亦然。有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只在狭小的党圈子内提出来。他说道：

“我们没有公然在党的面前提出，因为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目标，即使作理论性的讨论，也会使联合政府中我们的伙伴们吃惊，且会使我们不仅争取小资产阶级，而且争取工人群众大多数的工作更为困难。”（见，英译本第八页）

这就是说：你不要叫工人信任你。跟他们玩点手段，欺骗他们，使工人与你的同盟者不知道你的真正目的。这办法自从1945年11月国民大会举行选举以后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在那次选举中，共产党获得的选票占17%，社会民主党占17%，小有产党占了56%